

中国优秀 通讯选



主编 徐占焜

新华出版社

中国优秀通讯选

(下)

徐占焜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插页2张 489,000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4,000册

统一书号：7203·103 定价：3.15元

目 录

草原播种者.....	郭超人	1
访高尔基故居.....	乌兰汗	7
看愚公怎样移山	东 生	14
光明磊落的徐学惠	逢秀 继光 天华	32
“一厘钱”精神	李峰 余辉音	38
耿长锁的“老战友”	于雁军	45
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风格	郭小川 马玉才 胡瑞松	56
斯霞和孩子	徐文 古平	71
红桃是怎么开的?.....	魏钢焰	78
九龙江上的抗天歌.....	李峰 林俊卿	103
“管得宽”.....	冯健 周原	110
英雄的城市，友谊的海洋.....	穆广仁	117
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	敬迈 艾蒲 永铭 王伟 世任 尔志 方航 学方	121
“一根扁担”精神是怎样传下来的.....	董松泉 关森	130
大庆精神大庆人.....	袁木 范荣康	144
无限风光.....	郭超人	155

西藏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新华社驻西藏记者	169
九颗红心向祖国·····	赵奇 余志恒 汪波清 袁木	175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探望知识青年·····	《中国青年报》记者	191
拉萨早上八点钟·····	黄 钢	197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穆青 冯健 周原	211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231
驯水记·····	郭超人	243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穆青 陆拂为 廖由滨	256
手执金钥匙的人们·····	《人民教育》记者 王有盛 刘堂江	270
主食品需要大改革·····	《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287
鱼水新篇·····	南振中	292
白象走出森林的时候·····	陆拂为	298
“皇帝女儿不愁嫁”小议·····	徐占焜	302
韧性的战斗·····	陈柏生	304
贞观“兼听”史话·····	王焕斗	314
没有综合平衡，就没有高速度！·····	徐占焜	322
扬眉千四化·····	胡达 李海燕	324
爱情的凯歌·····	艾蒲 向明 郭光豹	335
一颗燃烧的心·····	郭玲春	341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	穆青 陆拂为	345
扬州三把刀·····	丁继荣 黄际昌	354
要为真理而斗争·····	辽宁省《共产党员》杂志记者	358
在中国农村三十年·····	王金凤	370
祖国，您的儿女回来了·····	肖岗 沈全梅	379
飞向太平洋·····	新华社记者	383
迫害狂——江青·····	孙浩刚 李庚辰	386
横锁长江之战·····	徐士杰 李永长	393
历史的审判·····	穆青 郭超人 陆拂为	396

“天鹅”的爱情·····	马雪松	411
王崇伦抓豆腐·····	陈坚发	416
追求·····	樊云芳 丁炳昌	418
他、她、她·····	赵金禾	434
中南海的春天·····	冯健 曾建徽	436
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刻·····	丁翔起 杨成明	445
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	丛林中 欧庆林	448
情满街头·····	余泽江 周奋 王志耘	456
张副主任的“本事”和“花园别墅”·····	朱葆春	458
中华魂赞·····	孙武林 戴煌	462
故乡人民的笑声·····	张万舒	472
优秀义务兵的好母亲——赵趁妮·····	饶洪桥	477
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	鲁光	484
买缸记·····	王根礼	496
新一家·····	李志贤	498
工人张杰锋的遭遇说明了什么? ·····	姜惠林 卢廷明 白伟	502
小城风光更迷人·····	林黎	506
赵春娥·····	国涌 李景宏	508
金字塔夕照·····	穆青	517
金杯之光·····	孙杰	522
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	陈禹山	531
新一代的理想之歌·····	王晨 舒英才	547
罗健夫·····	邱文仲 刘军 庞文清 唐正学	558
大陆探“险”杂记·····	葛学林	571
抢财神·····	穆青 周原	574
“飞天”凌空·····	夏浩然 樊云芳	577
木器五厂得救了·····	谢怀基	579
效率·····	林里	583

生命的支柱.....	郭梅尼 徐家良	587
背水之战.....	艾 丰	600
一身正气 勇斗歪风.....	刘建国 刘凤翔	609
“妈妈教我放鸭子”.....	刘 衡	617
主人翁的信念.....	李尚志 晓渡	620
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	章墨渊 童宝根 张锦胜	631
天上人间.....	郑 重	642
祖国在他们心中.....	杨建业	665

草原播种者

郭超人

难道她就是我要访问的西藏女英雄茨旺班错吗？

关于她，茨旺班错，西藏东部擦雅县烟多村农民协会的妇女委员，县委的一份材料上作过这样的记述：……烟多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人们世代代依靠当雇工和做手艺过活。这地方有一片接一片的荒原，但却找不到一块园圃；尽管这里人吃的是青稞和荞麦，但却从来没有种过庄稼。进行民主改革以后，党发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号召，茨旺班错就成为向大自然开战的一员急先锋。在她的带动下，人们披荆斩棘，在荒漫的谷地里开垦出一百五十多克田地；凿壁挖岩，从山沟里修出一条长达五公里的水渠，把泉水引下山坡；终于在烟多村的荒原上种出了第一代青稞和荞麦，结束了这里千百年来与农业生产绝缘的历史……。

从这段简单的记述中，我想像中的茨旺班错应该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女英雄。可是，现在坐在我们面前的茨旺班错，看起来却是一个这么平凡的姑娘，瘦小，年轻，一双乌黑而透明的大眼里闪耀着纯真的稚气。在生人面前，她还显得那么紧张和羞涩，动不动低下头，用手掌捂住脸……。

“我想请你谈谈你的事迹。”

“什么事迹？”她不自然地笑了。

“你怎样带领人们为发展农业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不！不是我带领的，你弄错了！”这次她不等我说完，就大声地反驳说，“你知道，是党、是毛主席带领着我和人们获得这个胜利的！我和乡亲们不过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她不再感到拘谨了，两眼忽溜溜地转动，闪烁着逼人的光彩，两颊浮上一片红晕，反映出她内心的兴奋。她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她的语言和动作是如此果决，又如此刚健。

这是一九五九年的冬天，阵阵雪花飘落着，染白了高坡和深谷，但在横断山区的烟多村里，却热闹得像开了锅一样。

高耸的荒山，崎岖的谷地，不是黄沙掩埋着石块，就是石块遮盖着黄沙。就在这块荒原上开田播种？全村九十三户人家从他们祖先在这里建立基业以来，连想也不曾这样想过。老一辈的人永远记得，有一年，“噶厦”政府的官长来了，硬逼着人们去翻挖谷地。人们的汗水流成河，却拣不尽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块。官长一生气便走了。又有一年，农奴主的管家来了，又用皮鞭硬逼着人们开荒种地，并且撒下了一批菜种，但不等绿苗出土，干旱就把它统统烧毁了，管家一生气也走了……。

现在，村农会根据县委的号召，又提出开荒播种，老人们真有点想不通：历史上两次教训还不够吗？

人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石板上长庄稼，真是没听说过的新鲜事！”有的说：“这是睁着眼说梦话，不过白费气力！”茨旺班错又气又急。但是她压住火气，挨家挨户用各种道理说服别人。

“咱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她总爱这样开头。

“吃粮食呗，这还要问？”对方理直气壮。

“粮食是哪里长的？”

“地里长的！”

“我们这儿没有地吗？为什么咱们不种？”

“石头太多……”

“不会一块一块拣起来！”

“荒原上缺水……”

“不会开渠把水引过来！”

“从来没有种过……”

“那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看见对方答不上来，茨旺班错便高兴地大笑起来，接着说：“党领导我们推倒了压在头顶上的三座大山，现在又教导我们，要过幸福的生活还得积极劳动，生产粮食！”

但是，要动摇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习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几天过去了，人们还在争辩，还在犹豫不决。

当区里干部来了解情况的时候，茨旺班错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心里热辣辣的，差一点没有哭起来。干部告诉她说：“不要把这次开荒的意义仅看成是在挖几块地，这是在扭转历史！从做大自然的奴隶到做大自然的主人，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在群众没有想通以前，不能有丝毫勉强！”

茨旺班错觉得这话有道理，但是：“到底怎么办？”

干部笑了，他说：“人民中流行一句谚语：‘万马奔驰，是因为头马先奔；群雁南飞，是因为头雁先飞！’”

不等干部说完，茨旺班错就高声地叫起来：“懂啦，像头马一样走在前面，像头一只雁一样先飞！”

天空黑蒙蒙的，群星在云缝里闪烁。村子里静悄悄，能听到荒原上山鸡轻柔的鸣叫。

茨旺班错已经起身了。整整一夜，干部的话像一团烈火，在她心头燃烧起来。她蹑手蹑脚地从屋角扛起昨天从区政府领来的

铁镐和铁锄，推门出去。

一堆堆乱石，一丛丛野草，原野显得广阔而荒凉。

火花一进，石块震得双臂发麻，茨旺班错使出全身力气开始了第一镐。土地裂开了，露出一层薄薄的黑色的沙土。茨旺班错用手抓起一把搓了一搓，沙土润漉漉的，散发出一种清淡的香气，一股热流涌上她的心头。土地啊，现在该是你醒来的时候了……。

石块一块接一块，不停地在眼前滚动。手掌裂口了，鲜血染红了铁镐的木把；汗水淌个不停，湿透了衣衫，全身酸疼，真想坐下来歇一歇；但是，她仿佛看到全村的人们正在注视着她，等待她胜利的消息，她咬了咬牙，坚持着。

“阿姐！你怎么不叫我？”一个姑娘一边喊叫一边喘着气跑过来，这是彭措扬中，茨旺班错最好的女友。她噙着嘴埋怨说：“好阿姐！你把我也当成顽固分子了？”

“你？——”茨旺班错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她扶着女友的肩头，一起望着面前黑色的土壤：她们笑了，好像看见一片金色的禾苗在飘荡。

村头的老桃树开花了，新开的荒地上开始吐出嫩绿的青稞苗。

一个冬季过去了，在茨旺班错的带动下，三十三户人家参加了开荒的行列，共开出十九克荒地，区政府又为他们解决了牲畜、农具和良种等问题。当尖嘴的布谷鸟在山前一叫，人们就在这荒原里进行了第一次播种。种子会不会发芽出土，人们真是捏一把汗，现在，长久的愿望到底实现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嫩苗出土不到半尺，泥土开始渐渐干硬起来。快一个月没有下雨，水洼里的积水用完了，青苗慢慢枯卷。

——水！水！

茨旺班错和人们一道，背着瓦罐，提着木桶，从山下几公里外的河沟里打水灌溉。从早到晚，一个个累得腰酸腿疼，也不能满足烈日下泥土的需要。

茨旺班错知道，靠人工背水是不行的，应当想办法把河水引上山来，可是这几百米高的陡坡，工程该有多大啊！

这时，区干部又来了，他带领茨旺班错和其他的人们在附近山谷里转了几天，终于在一个名叫布隆的山沟里找到了一股山泉，距离不算远，水位也合适，从这里修出一条渠道，荒地上的灌溉问题就解决了。

茨旺班错、彭措扬中和其他的伙伴们又扛起开荒的工具，爬上了陡峭的岩坡。为了争取时间，抢救禾苗，她们在高原的泥土里洒下多少汗珠啊！

村头老桃树上结满了嫩果，田地里一片翠绿。

高大的青稞摇摆着长穗，肥壮的荞麦伸展着枝丫，看来，茨旺班错和她的伙伴们好像已经胜利了，但她们知道，目前正是灌溉吐穗的时候，庄稼会不会结粒，结了粒又会不会饱满，谁又能预料呢？常有这样的事情，从开荒播种到收割打场，辛辛苦苦一年，人们得到的不过是一堆枯草和马料。

这真是磨人的时刻啊！

茨旺班错又从早到晚钻在地里，一会摘下一颗青稞用牙咬一咬，一会扳下一粒荞麦用手捏一捏，真提心吊胆啊！

区干部到地里检查了庄稼生长情况以后，告诉茨旺班错她们，要切实注意追肥和灌水。于是，茨旺班错和伙伴们又成群结队，天不亮就把肥料背进地里，天黑好久还在挖沟灌水，新的战斗紧张地开始了……。

好容易熬到了开镰这一天。

茨旺班错和她的伙伴们胜利了。青稞和荞麦棵棵结粒，粒粒饱满，十三克青稞地和六克荞麦地共收了青稞和荞麦二百九十三

克。烟多村从此揭开了农业生产的历史，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喜事一个接一个。

人生中哪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时刻？

茨旺班错站立在毛主席的画像面前，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她，一个奴隶的女儿，成了光荣的共青团员。

凝视着领袖慈祥的面容，朗念着神圣的入团誓词，泪水从她眼角淌了下来，往日的一切又历历在目……。

在牛圈和马棚里度过了辛酸的童年，十五岁，阿爸因为偿还不清农奴主的高利贷被抓进了监狱，阿妈把她交给农奴主抵债，生活还不如牛马，不是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哪里有今天？……

“亲爱的党，亲爱的毛主席！我永远按照您指引的方向前进，做您的好女儿……。”

（《人民日报》1961年4月3日）

访高尔基故居

乌兰汗

两年前，一个春光妩媚的下午，我有机会访问了高尔基的故居。

卡查洛夫街六号。这是一栋灰色的楼房。墙上嵌着一块花岗石板，板上刻着几个字：“高尔基于1931—1936年居于此”。楼房正门如今不通行。我们推开绿色篱笆间的板门，跨进了小小的花园。绿荫覆盖着沙土的幽径，幽径直引到楼房的侧门。我们静静地站在门口，不知为什么觉得高尔基好像还住在里面，还在里面写作，手轻轻按了一下门铃。隔着门扉上一块小小的、既不方又不圆的玻璃窗，现出来一张慈祥的面孔。门开了，一位中年的妇女热情地向我们伸出手来，并自我介绍道：

“我叫贝什柯娃·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也许怕客人弄不清她的身份，又加了一句说明：“高尔基的儿媳。”

陪同的苏联朋友补充道：“她还是一位画家。”

高尔基的唯一的儿子阿列克塞·贝什柯夫是位外交家，但他父亲早两年离开了人间。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非常周到地接待着我们。她亲自为我们做向导。她说：“这栋房子在革命前原属一个资本家。革命胜利后，被收为国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成立的初期，曾设立

在这里。1931年春，高尔基从国外回来，政府便把这座小楼调拨给他当寓所，因为环境比较幽雅，适宜于写作。高尔基在这里前后住了四年。他去世后，他的晚辈们还住在这里，不过楼下一层的四个房间，都保存高尔基在世时的样子。”

室内很多家具是原房主留下来的，高尔基搬来后要求不要为他购置新的东西，所以室内的陈设并不能完全代表高尔基的兴趣。不过，这房子一经高尔基占用，也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化，无形中留下很多他的劳作的痕迹。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在招呼我们的空当儿，到楼上去了一趟。回来时满意地说：“我告诉孩子们说：来了中国客人。她们可愿意见到你们啦！”她把“中国客人”说得那么亲切、真挚，以至使人马上意识到，中国客人在高尔基的家里，一向被视为亲近的人。历史留下了一些片断，不由得浮上脑海：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这时，高尔基接见了中国济难会的代表，向他们索要这方面的材料，准备写成书，公布于世，让各国人民看清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本质。虽然由于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材料，而没有写成这本书，但在他后来的许多政治论文中都念念不忘战斗的中国，他对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表示敬佩，对中国苏区新的生活加以颂扬，而对人民的敌人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932年，萧三同志给他写信求见，他亲手在信角上写道：“应当请他来”。1934年，高尔基接见了一位中国人，那人告诉他：很多中国朋友都希望见一见高尔基，可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活埋了。高尔基听到这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们随着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走进了他的工作室。这里一切都摆得规规矩矩。正对门口放着一张大木桌，桌后一把红木椅，椅子斜放着，好像主人刚刚离开座位。椅背上刻有中国的“福”字（在高尔基的书简里曾提到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给他买了一套“十八世纪的中国家具”，莫非说，它就是其中的一把？），椅

后是一架两米来宽的大立柜。

就在这把椅子旁，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介绍了高尔基的工作情况：“高尔基非常珍惜时间，热爱劳动。当时他已年越六十，可是仍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制度。清晨起来，先到庭院散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剪枝呀、松土呀、种树呀、栽花呀……从八时到下午二时，他在这里工作。工作很多。他领导几种刊物的编辑工作，像《我们的成就》、《建设中的苏联》、《文学学习》、《在国外》、《集体农民》这些杂志，还有《杰出人物》丛书，还有《国内战争史》、《工厂史》……”

“工作时，他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搅他。只有他这两个心爱的孙女偶尔窜进来，打破了室内的寂静。那时，老爷爷就会给她们讲一段自己那饱经风霜的往事。”

我们没有察觉我们背后出现了两位青年妇女。她们见我们回了头，便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

“我叫达丽娅。”年纪较轻的一位先伸出手来。

“她是演员。”母亲替她加了一句。后来得知，有一年大家给高尔基祝寿，达丽娅当着客人为爷爷朗诵了一首涅克拉索夫的诗。高尔基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说她很可能成为一名演员。没有出乎这个预料，达丽娅果然走上了舞台。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又指着身穿绿色连衣裙的女人介绍：“那是她的姐姐——马尔华。”这时，她们身边的几个伶俐的孩子看到招呼他们的母亲，也都活跃起来了。

“吃过午饭。”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等寒暄之后，大家肃静下来，便又接着讲了下去：“高尔基在这里阅读信件、报纸，有时到餐厅里去接待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客人。”“高尔基每天收到的来信和稿件很多。每封信他都争取答复，而且总是亲笔写回信，不烦秘书代劳。给青年作者退稿或是寄书时，也往往亲自动手包扎，写好地址，最后才请别人交送邮局发出。”纳杰日

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说到这里拉开了橱门。格板上摆着剪刀、绳子、胶水……高尔基当年用过的一切。

案头上，除了笔、刀、吸墨器等文具以外，还有一折长的、方的小纸条。高尔基总是把自己的感想或意见写在这种纸条上，夹在原稿或书籍当中。纸旁还有两个小小的玩具：石刻的小鱼和盘缠的枯树枝。高尔基在那根树枝突凸的一端画了两个小圈，真是画龙点睛，使那枝毫无生命的枯枝一变而为张牙舞爪的怪兽了。它卧在案头上确实耐人寻味。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告诉我们，高尔基对东方的，尤其是对中国的民间艺术创作很感兴趣。就在这间工作室的一侧，树着一台玻璃橱柜。那里，上上下下摆满了各种骨刻，其中最多的是中国的牙雕。据说这里陈列的只是他后期收集的一部分。早年搜获的一百一十五尊青铜佛像，全部赠送给列宁格勒博物馆充实东方部和中国部的展品了。

小说《铁甲列车》的作者依凡诺夫曾经这样记述下高尔基畅论中国艺术的情景：“二十年前参观的那个博物馆，宛如昨天才看过一般。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谈得津津有味，如同带我们看完这一架展品又去看下一架……高尔基纵谈中国历代的文化。时间没有磨消他的记忆，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也颇为欣慰。但当话题转到天才上时，他讲得更是有声有色、亲切动听：

“中国是个天才的国家，不过对欧洲的文化影响不大。因为那里的天才毕竟遭受了蹂躏、压制……”倘若高尔基能活到今天，能来到我们新的中国，能看到我国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蓬勃发展的民间艺术创作，他又该怎样加以赞赏呀？！他不是曾经渴望到中国来吗？远在1900年，义和团反帝斗争震撼世界的时候，他从乌克兰一个偏远村庄两次写信给他的挚友契诃夫，鼓动他同道来中国。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封信呀！他写道：“中国的念头在折磨着我。我非常想到中国去！很久以来，我从没有像这样强烈地想过

什么事。你不是也想到远地去旅行——一同去吧？真去吗？那就好极了！……”

高尔基没能实现这一愿望，但是他对中国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少。代他来到我国的是他那大量译成中文的著作。其中有不少篇洋溢着对中国的向往——从自传体小说到晚年一针见血的讽刺文。在小说《夏天》里，高尔基就通过主人公格涅多依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评论：“我一见他们就觉得亲热”。接着，格涅多依以真挚的口吻赞美勤劳而又酷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他们在斗争，在种地……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弄得多么好呵，我的天！那简直是给新娘子铺褥被，而不是耕地呀。这才是真正的劳动人咧。为什么要跟他们打仗？他们是绝不希望战争的……”

高尔基的工作室紧连着他的卧室。卧室不大，斜对入口的角隅立着一只简便的洗脸台。

“高尔基总是晚上入睡前刮好了脸，以便腾出早晨的可贵时间，来从事其它工作。”

一张单人床放在卧室中间，一头顶着墙壁。床头栏架上系着一只挂钩，可以吊挂电灯。床头左上方的壁上装着一个小型书架，摆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这也是在他的编辑下出版的头几种，原定好像准备出四十本，他死后，已出了一百多本。

靠床有个茶几，上面摆着一张照片，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子的脸，从相框里望着你。谁呢？我们在猜想。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却指着依着门框的马尔华说：“噢，就是她。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卧室洗脸台前，有一架三面嵌着玻璃的立橱，里面有些高尔基的日常生活用具、药品，还有一根人参，显然年代已久，人参有些焦黄。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告诉我们，大概在1924年底，高尔基住在卡普里岛上时，有几位中国人去探望他。知道他身体衰弱，便给他带去了人参，作为礼物。不过，这根人参，高尔基